



在成都市成华区一个狭小的工作室里，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，装着“亚细亚旷世奇才”赵子或等一帮年轻人的梦想。

每天，十几个年轻的身影在这里忘情说唱，旁边的沙发因日日被踩踏，早已扁塌。这个被网友形象地称为“刷怪笼”的区域，曾刷出爆红网络的“诺米么lodmemo”，如今再次刷出一个“精英怪”——赵子或。

赵子或，原本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。一个月前，一曲《莫愁乡》横空出世，让年仅18岁的他在说唱圈燃起火花。

如今，在各大平台上，《莫愁乡》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亿，点赞达数百万，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。7月4日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点开其中一个平台，显示仍有1000余人同时在看。

“没有人能一直往上走，创作的水准也会时高时低，只要保持在路上就好。”爆红之后，有流量，也有迷茫，但赵子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。此刻的他，正如一粒吸足养分的种子，在泥土里沉潜、蓄势，等待下一次迸发。

“刷怪笼”里 刷出“旷世奇才”

为何要取“亚细亚旷世奇才”这个艺名？赵子或解释，“亚细亚”是亚洲的全称，因为自己的音乐融合方言和普通话，风格比较多元，很难用某个城市来定义，所以选择“亚细亚”这个更广阔的概念。而“旷世奇才”，是18岁少年特有的锐气，既标新立异、让人印象深刻，也寄托着对音乐前景的期许。

被网友戏称的“刷怪笼”，则是游戏《我的世界》中一种能不断刷出精英怪的地方，后来被引申为不断出现厉害角色的地方。

赵子或是吉林长春人，2006年出生，至今未满19周岁。就是这个18岁的少年，创作出引发数百万人共鸣的歌曲。“完全没想到会这么火，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。”面对突如其来的爆红和令人咋舌的流量数据，赵子或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早九晚八，五天年假，么儿你在那边缺啥少啥，有事没事都打个电话。么儿你到底啥时候回家，姥姥种的石榴开花了……”搭配MV中5毛钱特效的乡村场景，一个打着唇钉的黄毛少年用慵懒的嗓音浅唱低吟，“我诉愁肠向莫愁乡，把叹息吹成地上霜。明明快要崩溃了，却还要乔装无关痛痒。墙边拨浪鼓叮当响，往我手心上放块糖：‘娃儿莫慌，姥姥在你边上’。”

18岁少年一首《莫愁乡》 播放量过亿

成都「刷怪笼」刷出一个「精英怪」

没有浮夸的修辞，《莫愁乡》以近乎笨拙的表达击中网友心弦，映照出千万普通人的心事，映照出那些被生活碾过却仍不肯熄灭的念想，以及在奔波中渐渐模糊却从未真正遗忘的归途。

“可能是因为完全没有功利心，作品才显得特别真实自然吧。”欣喜过后，赵子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。那些质朴的画面、直白叙事的歌词，或许正是打动听众的关键。

各大平台的评论区，数十万条评论讲述着各自的“姥姥故事”。“听到石榴树时眼泪止不住，我姥姥家真有棵石榴树……”“姥姥96岁了，只有见到我时才会清醒地笑……”

这些真实故事让赵子或

被称为“刷怪笼”的工作室，赵子或（站立者）正在说唱。

柴枫桔 摄



《莫愁乡》的demo（录音样带）版本。视频截图

感同身受。

“作品发布后就不完全属于创作者了，每个想法都有其价值。”赵子或说，也有人将歌曲无前奏无尾奏的结构解读为“梦境般的突然降临与惊醒”，这种理解让他觉得尤为精妙。

创作时，赵子或坚持“不矫情、不造作”，只想把游子情感具象化。填词阶段字斟句酌，两段副歌四个小节，流淌的词句并不追赶节拍，反而像温暖的回溯之河，让那个身在故乡、身披烟火、有着最原始依托的自己，清晰浮现于眼前。

“莫愁乡”里的 共振与乡愁

《莫愁乡》里流淌的不仅是大众的乡愁，更镌刻着赵子或的个人记忆。

在说唱圈，有人将成都视作检验能力的试金石。今年4月中旬，一位业内经纪人邀请赵子或离开长春来到成都，追求说唱之梦。

“即便在家乡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，在这里也会被众多优秀同行淹没。”赵子或体验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，目睹

同行出色表现时，压力远大于羡慕。当时，背井离乡的他，生活窘迫，迷茫煎熬，感觉不适应。

“某天夜里，我做噩梦梦到家人离世，醒来后仍心有余悸，满是抽离感。”赵子或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。自幼由祖父母抚养长大的他，第一次在成都的出租屋里体会到孤独，熟悉的亲人不再触手可及。

这场噩梦成为《莫愁乡》创作的契机。虽然起初只是随手在朋友圈宣泄情绪，但那些对家人屏蔽的文字，最终在多重因素的催化下，经过五至八天的酝酿，化作《莫愁乡》中的精神乌托邦。莫愁莫愁，姥姥的家，就是“莫愁乡”。

最初创作时，这首歌有两个候选名字：《忘忧桥》和《莫愁乡》。赵子或反复斟酌，最终避开带有离别意味的“桥”字，选择更能唤起乡愁的“乡”字。这不仅契合梦境主题，更暗含着赵子或最深的恐惧：害怕某天突然接到一通不得不回家的电话。“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，比彻底绝望更折磨人。姥姥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我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，但谁都不愿说破。”赵子或说。

在赵子或的成长过程中，父母早年离异，母亲常年在外奔波赚钱，姥姥、姥爷扮演着父母的角色。“现在因为工作，我常常一两年才回一次家。离家时，脑海里他们的模样仿佛定格，可再见面，变化之大令人心酸。”

赵子或的姥姥、姥爷已经80岁高龄。无论赵子或怎么努力，他发现自己的成长永远追不上他们老去的速度。这种无力感，让他觉得再多的回报都不够。

就像《莫愁乡》这首歌想传递的，是漂泊者的无奈，不是不想回家，而是身不由己。

“流量”少年的 清醒与蛰伏

赵子或的成长轨迹，像一部现实版的励志电影。小时候的赵子或极度自卑，经历过

校园暴力，对自己的外貌极不自信，“是说唱，让我找到自己。每当站上舞台，那些偏见仿佛都烟消云散。”

高二辍学后，从被骗的理发学徒，到辗转河北的快递员、餐厅帮工、加油站员工，这个少年过早地尝尽生活苦涩。“那些被克扣工资的日子，都是社会给我上的第一课。”

在河北，赵子或攒了八九个月的工资，买了设备想录制歌曲，却在一次系统重装中丢失了十七八首歌的创作素材，“作品没了，那些旋律还留在记忆里。”

今年4月，怀揣音乐梦想的赵子或来到成都，在地铁2号线界牌站附近的租房里，这个年轻人常常幻想未来的演出场景，“观众齐声跟唱，闪光灯如星河般闪烁……想到这些就会热泪盈眶。”对舞台的渴望，支撑他熬过无数个想要放弃的夜晚。

“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再难也要坚持下去。”谈及未来，这个18岁的少年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。

爆火后的商业变现仍在摸索中。“实际收入连团队都还没分配到。”赵子或说，他计划通过演出和持续创作来增加收入，同时深入了解市场规律。

“实际上，我的歌适合引发思考，但不适合竞技。”赵子或对自己的音乐风格有着清醒认知，他坦然接受网友们“非技术流”的评价。还有人提出疑问，这首歌的流量过去后，他又将怎么办？对此，赵子或引用日本小说家太宰治的话自勉，“若能止住突如其来的狂喜，那悲伤自然不会来临。”

“大家的评价是对创作的正向激励，最终都是要靠作品说话。”闲暇时，赵子或依然会选择读一读余华和鲁迅的作品，那些洞察现实的作品影响着他的创作。

“亢奋状态写不出好作品。”走红后的赵子或，选择回归平静，专注创作，并时刻提醒自己，现在的成绩只是起点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柴枫桔 赵奕 实习生 朱柯臻